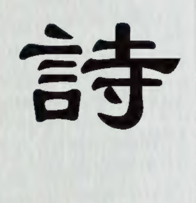


詩益

詩益卷十六

金壇後學劉

鄭

將仲子

序說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朱子曰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今按莆田鄭氏駁小序說得之但謂淫奔之詩則猶未盡篇意也晉齋王氏曰淫奔者叚行之詩其義甚正故

今從之詳見本傳

吳氏肅公因左傳鄭子展賦此詩欲更從序義。吳氏曰。左傳鄭子展賦此詩。取兄弟相護之意。豈泥本語乎。然祭仲請莊公誅弟叔段。而詩乃以踰里折杞引喻。辭意已爲不類。又莊公唯母姜氏在。而詩曰。父母之言可畏。言母併及父。亦與當日情事未合也。左氏賦詩多附會之說。而未可深據見後引詩錄辨。

叔于田

序說。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甲治兵以出於田。國人說

而歸之。朱子曰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於田而後歸之也集傳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而作此詩。今按朱子辨說及傳解善矣但所謂國人愛之者惟叔段之黨與耳非國人之公心也。後莊公伐京京人卽叛大叔段可知國人之說叔段而歸之者其亦鮮矣。

大叔于田

序說及朱子集傳同上篇。

淸人

序說鄭公子素作此詩。朱子集傳削之。今按序說蓋有所本。而無害於義。存之可也。

羔裘

序說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朱子曰。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無可考耳。今按朱子辨說善矣。凡序云陳古刺今者。皆當以此義推廣之。其謬誤可不辨而明也。後凡此類不復講。

遵大路

序說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毛鄭氏大意謂設為國人留之之辭今按此篇序說及毛鄭氏舊解本偏詩意明白可通又上與羔裘篇有反對之義故今從之但所謂莊公者未有考其時世宜從闕耳爲中達宜疑當是義乃爲文從字順然無據可質存之

女曰雞鳴

序說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朱

子曰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集傳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序說見上蓋麥篇

有女同車

序說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云云朱子曰此詩未必爲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爲齊女而附之於忽耳今按朱子辨說善矣愚更以篇意考之首章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此人既自言與其女子同車而行復見其顏色儀容之美如此因

而歷嘆之曰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富哉鄭國必實有此女夫豈鍾復之言哉鄭忽辭齊之妻女未定寡書毛鄭及孔氏解俱誤言忽不娶齊之女親迎同車之禮且鄭昭公忽在文公前而此篇以下至褰裳並次清人之役絕無義理可尋亦與聖人編次之意不合序說不足據也此以下諸篇並從朱子傳解為正。此下至褰裳五篇朱子傳解並作淫奔之詩詳見本傳。

華谷嚴氏又謂篇首有女指忽所娶他國之女似比毛鄭氏舊解稍善然與下文孟姜作兩人章意不通貫矣范氏逸齋復因文姜淫惡云詩中孟姜謂齊復

請妻之女。孔氏疏說同夫齊之他女賢否。不見經傳。然襄公鳥獸之行聞於列國。鄭人何爲不知避忌。但以國勢寡弱之故。必欲與齊爲昏。而思念之不置哉。又篇中但泛云孟姜。必謂齊之復女。而不指文姜。亦是曲解而實無明據也。諸說皆支離不可通。已見前總說

又按孟是長義。今云齊復請妻之女。亦恐于理不可通。

山有扶蘇

序說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子曰。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辭。序者不得其說。例以爲刺忽。殊無情

理。今按此篇說見上及下狡童篇

蘀兮

序說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今按此篇序說稍近理然與上下篇竝及淸人之從其於詩義終不合也

說已見上

狡童

序說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朱子曰昭公嘗爲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

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以狡童目之耶且公爲人柔懦踈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所美至此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今按朱子此篇辯論正大千古不易之常理也愚嘗謂史遷載箕子麥秀歌亦直呼紂爲狡童此古今傳聞之誤而不可爲信夫紂雖亡國之主然箕子之舊君也豈可經傳痛詈至此其將謗譏理焉與此正同後來學者必欲遷就其說而從序義或謂狡童指祭仲而非斥昭公又或謂指昭公任用之人○范氏逸齋曰狡童指祭仲華谷嚴氏曰狡童或指忽或指祭仲忽以世子爲鄭君當時國人不得目

為教童也若指祭仲當昭公即位時仲已老矣亦不應目為童也今考出其扶蘇刺忽所美此序正指忽所用之人豈知稱公教童固非君臣名分即以稱所任用之耳

小人亦覺病口重嗤輕薄已甚非古者立言之體況復以之目祭仲老臣乎愚謂有女同車以下諸詩本皆民俗歌謠男女淫奔之辭依朱子傳解自直截明白諸儒紛紛聚訟終無當也

褰裳

序說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朱子曰此序之失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未審其詞章

取義之意耳。今按毛鄭氏舊解此篇以狂童指厲公突。夫突當爭國之時年已長矣又書爲鄭君目之狂童得乎。春秋傳子大叔語乃左氏附會不通之論小序據之爲義謬也見後引詩錄辨

丰

序說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朱子曰此淫奔之詞序說誤矣。今按序意以此篇爲男子親迎而女不從之詩。然考詩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夫親迎女隨男行豈送之謂哉。今當

以朱子傳解爲正詩見本傳

東門之墠

序說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今按此篇序說與朱子傳解略同但序云刺亂猶衛桑中篇義朱子集傳作淫者自敘之辭今從朱子傳說已見前總義

白雲許氏曰以後世觀之放淫之辭深能道狎邪之情狀者未必皆其所自作亦當時善爲詞章深知風俗者爲之耳故嘗於東門之墠以爲詩人道其男女之意而非其自作此類亦多非獨此篇亦非獨淫邪

之詩爲然也今按三百篇作者今多不可曉但如此等詩雖或謂他人代作雖疑有一二篇乃可據信詩中女曰士曰明是他人敘事之辭若衛風桑中之類其說或當兩存桑中曰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亦似他人代述語氣下文曰我或作代詞亦可通至如此篇語意曰爾曰我明是其人自爲思念之辭乃必云他人代作其義不亦曲乎夫後世人心不古立言每多假借若三百篇比與賦體明白分辨古人言質恐未可以後世著作之意例之也

序說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朱子曰詩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集傳淫奔之女云云今按朱子辨說曰非思賢之意是固然矣但此篇與前後篇不同解見本傳蓋前後篇淫女呼所私曰子曰狂且曰狡童此篇曰君子君子乃婦人謂其夫之稱以此證之朱子集傳說猶未盡篇意也故今增補其義此篇本傳盡比須凡詩解既見君子者而得其義如周南汝墳召南草蟲之屬皆有此語故作婦人思其君子之詩非與前有女同車以下諸篇有反對之義

說辨詩次問

子衿

序說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朱子曰此篇疑

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集傳此亦淫奔之詩今按

禮有來學無往教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縱我不

往子寧不來夫不往云縱則固有往理矣此往來之當

辭非刺學校語也朱子謂其不相似信矣今以前後篇

詩意推之當從朱子傳解爲正

揚之水

序說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

作是詩也朱子曰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今按此

諸序說重作閔忽之詩。其無理易明。今從朱子傳解。

按鄭風自有女同車至此。序說舊解。尤錯雜失類。如有女同車至褰裳五篇。旣刺其君忽矣。而東門之墠以下。或刺淫亂。或思君子。或刺學校。或復閔忽詩意錯雜如此。聖人編次鄭風之義。豈復可講哉。以此推之。此上諸篇之當從朱子傳解益信。

出其東門

序說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朱子曰。此惡淫奔者之辭。序說失傳人見淫

奔之女而作此詩。今按此篇序說。膚廓無理。朱子辨說信矣。但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蓋詩人見此女而思不存。以明己之守。非謂此如雲之女皆淫奔女也。朱子傳解云云。宜善體會之。

野有蔓草

序說。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朱子集傳。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今按此篇序說。與朱子傳解大意略同。但序增君澤不下流民窮兵革二語。而朱子刪之。

今從朱子。

穎濱蘇氏據左傳子大叔賦此篇云思見君子之志。吳氏蔚公復引韓詩外傳說云朋友期會之詩。蘇氏曰。鄭人或蔓草零露。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應邂逅見之說。鄭子大叔賦此詩。趙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辭也。然則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亦豈婦人也哉。吳氏曰。蔓草。朋友期會之詩。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以贈先生。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云云。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二者今考之詩意。皆不合也。蓋衛風干旄。以彼姝比賢者。下文曰何以畀之。則其義可通。若此篇稱有美。而下文但言其容貌

之美。曰倚揚婉兮。則肢色之語。非擬德之辭。春秋傳說。固多附會。韓氏外傳歌詩。蓋亦斷章節取。非作者本旨也。

溱洧

序說。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朱子集傳。此淫奔者自叙之辭。今按序說云刺亂。義見前總辨。詩曰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篇中既以女曰士曰爲文。則是旁人代叙其事如此耳。故今猶循朱子之義。

或疑詩有直敘其事而惡自見者。此篇之類是也。鄭以爲刺。不亦宜乎。愚按所謂惡自見者。亦後世讀詩之人以爲如此耳。當時國人。漸染成俗。習熟見聞。雖或心知其非。恐未必深以爲可恥也。蓋此等民俗歌謠之辭。譬如里巷俗語。非有含蓄深意。故意有所刺。則直刺之。如詩鶉之奔奔之屬 其無所刺。則唯歌其事而已。說見前總論 夫子取其有所刺者。者爲爲政之鑒。駁雜一篇是也。其無所刺而邪淫已甚者。皆爲衰俗之驗。鄭風此篇之類是也。學者先當講明聖人之意。以切求

本篇詩人之意對得之矣

齊

鷄鳴

序說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與今按篇中未見陳古刺今之意誠已見前王所謂賢妃者不知何時人序說既已不合他書絕無引據姑不得已闕之又按此篇蓋詩人美賢妃而作詩首章二章上二句進賢妃告君之語下二句乃詩人叙之之辭若作賢妃自作則下二句意不可通故不從或說讀者詳之

還

序說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無厭云云朱子辨說同上今按此篇乃國人相詩美之辭非為刺其君作也

序說云云蓋緣上篇之誤如此今解詳本傳

著

序說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毛鄭氏謂詩陳親迎之禮刺今不親迎朱子集傳東萊呂氏說同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今按儀禮親迎時壻至婦家道婦自內出外及壻門道婦自外入內今詩先言著或

言庭式言堂正胥道婦入內將也呂氏說詩矣故朱子集傳從之毛鄭氏舊解非詩意也

東方之日

序說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朱子曰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日君臣失道者尤無謂今按此篇未有刺意序說無理義已見前總敘

東方未明

序說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朱子集傳說同今按此篇序說朱子傳解未有明指集傳但曰刺唯其君云云

鄭諸孔氏疏作刺哀公詩。亦緣誤解前數篇之義故耳今姑從闕或曰此篇下比南山。蓋亦刺襄公之詩。春秋傳稱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此號令不時之一證也。淫亂如襄公。則其興居無節可知。篇中所刺。蓋襄公近之。詩有必待時世名氏而明者。此類是也。或說亦可通存之

甫田

序說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朱

子曰未見爲襄公之詩。今按此篇非刺其君之詩。朱子辨說善矣。但集傳未有明解。集傳祗云戒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云云。今按篇意切玩之。猶衛風芄蘭意也。詳見本傳。

盧令

序說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朱子曰義與還同。序說非是。今按此篇說亦同上還篇。

敝笱

序說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

至淫風爲二國患焉。朱子集傳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今按此篇當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

彭山季氏曰。舊說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桓公時文姜尚未嫁。集傳得之。愚按桓公如齊被弒。罪由文姜。且其淫惡爲已極矣。豈得云未肆乎。季氏說未盡合也。但詩言敝笱不能制大魚。比子之於母。義較濟切。又桓公與文姜同如齊。魯臣之從者。從桓公。不但從夫人也。今詩乃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語意已明

指莊公將文姜獨往會齊襄言矣以此詩之朱子傳

說乃信。

載驅

序說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

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子曰此亦刺文姜

之詩。今按此篇朱子傳說得之詳見本傳。

魏

朱子集傳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

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魏風圖有桃

碩鼠二篇與王風黍離檜風匪風曹風下泉想其爲亡國之詩甚明孔子論次魏風而終於碩鼠所以明魏之卒入於晉也然則魏風非晉詩矣蘇氏說未足據也左氏季札觀樂傳邶鄘衛合歌及魏唐則分歌之又其贊辭各別亦一驗耳

葛屨

序說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朱子集傳作刺民俗之詩又曰疑卽縫裳之女所作今按詩曰好人提提佩其象揥象揥貴者

之飾。朱子傳辯見。則恐非刺民俗之褊矣。又但曰好人，亦非刺其君可知。蓋此篇下與汾沮洳相屬，亦刺在位之詩耳。詳見本傳。

汾沮洳

序說：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朱子曰：此未必為其君而作。今按詩首章曰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二章曰殊異乎公行；三章曰殊異乎公族。其為刺在位之詩甚明，朱子辨說善矣。但集傳疑公路公行公族為晉官，又曰恐魏亦嘗有此官。今考魏風

非吾詩說已見上當從集傳後說爲正

陟岵

詩首章曰陟彼岵兮二章曰陟彼屺兮毛傳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朱子集傳同今按孔氏疏曰爾雅釋山曰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與爾雅相反當是傳寫誤也故今更正之詳見本傳

十畝之間

序說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朱子曰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無理說已見本篇集傳取亂國危賢者

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辭如此今

按此篇並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

伐檀

序說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得仕進耳朱

子曰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今

按朱子此篇辨說善矣但詩人亦有嗟嘆惋惜之意恐

不得祇云美也詳見本傳

碩鼠

序說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

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朱子曰此亦託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以碩鼠刺其君也今按朱子辨說善矣但魏之有司如此則其君亦從可知耳

唐

蟋蟀

序說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朱子曰序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諡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今按此篇及下山有樞蓋皆國人憂亂之詩非刺

其君之謂也序說信與詩意不合但朱子集傳惟指民俗而言不及憂亂之意集傳序俗勤儉云云故今增補其義詳見本傳

山有樞

序說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云云朱子曰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今按此篇說見上又玩篇意較前篇更切詳見本傳朱子集傳亦曰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朱子謂答前篇之意而寬其

憂說未可泥也。

或疑此篇未見憂亂之意與前篇不同。前篇首章曰職思其居二章曰職思其外三章曰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皆憂亂之際寡見本傳。蓋唐俗憂深思遠。故其言如此耳愚按詩首章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二章曰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三章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夫唐俗雖云憂深思遠。然當國家無事時。忽作此愴神痛心之語。亦大不情。

而又相戒以曳衣裳驅車馬考鐘鼓營酒食以喜樂永日。若非有激而言。毋乃放情狂僻之民。其詩又何足錄焉。但其時曲沃雖強。晉尚未滅。而國人預憂之。故篇中隱約其辭如此。此則所謂憂深思遠耳。

揚之水

序說刺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曲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子曰。詩文明白。序說不誤。今按此篇朱子集傳並從序說。但考詩人有叛晉歸曲沃之心。而無刺昭公意。序說首句云云。宜更正之。

椒聊

序說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朱子曰此詩未見其必爲沃而作也今按此篇上屬揚之水其爲侯沃而作甚明序說明白清切斷而從之可也

按春秋傳史記晉昭侯元年封桓叔於曲沃七年晉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孝侯八年桓叔卒子莊伯立十五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於翼其後曲沃屢興師伐晉虜殺晉君至武公卒滅晉有之

以此言之曲沃自潘父弑昭侯納桓叔後已與晉爲敵國。而其叛迹顯然矣。揚水詩人旣叛晉從曲沃。又曰我聞有命。不敢告人。其作於昭公初封曲沃。叛迹未露時乎。椒聊與揚水同矣。蓋亦同時而作。若在昭公以後沃之碩大且遠。已不待詩人言之矣。

綢繆

序說刺晉亂也。國亂則昬姻不得其時焉。朱子曰此但爲昬姻者相得而喜之辭。未必爲刺晉國之亂也。今按國亂故昬姻失時。此爲推原之論則得之。云刺亂非也

朱子辨說信矣。但集傳作詩人敘其夫婦之辭。今玩篇意。蓋卽新婚女子所作。恐非詩人敘之。詳見本傳。

杕杜

序說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朱子曰。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辭。未必如序說也。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

羔裘

序說刺時也。晉人刺在位不恤其民也。朱子集傳此篇不知所謂。不敢強解。今按此篇序說及毛鄭氏舊解。明

白清切。故今復從其義。詳見本傳。

無衣

序說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朱子曰。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今按序說云云。蓋亦謂請命之大夫自美之耳。非謂他人美之也。但篇中祇述請命之意。而未有稱譽之辭。序說終為衍義耳。故從朱子刪之。

有杕之杜

序說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朱子集傳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云云今按此篇蓋言人好賢之詩朱子傳解得之序說不足取也

葛生

序說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朱子辨說見下篇集傳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云云今按此篇蓋婦人悼亡之詩故末二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若

使其夫此時尚在。則猶有生還之望。奚遽要之死後同歸以自誓而作此決絕語哉。故今增補集傳之義。至篇中未有刺其君意。小序謬說。信如朱子所譏耳。

采苓

序說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子曰。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集傳此刺聽讒之詩。今按此上二篇。朱子辨說得之。時世並宜從闕。詳詩次問。

或疑杕杜葛生二篇皆非刺其君之詩。序說固失之。

若采苓云刺獻公信讒。義似可通。愚謂不然。蓋獻公時讒人之害大矣。寵驪姬二五之言。以動搖國本。殺其太子。而逐諸公子。卒致奚弒之禍。屢見於後。而國幾滅亡。今此篇刺讒之辭但曰。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其言之膚緩而不急切如此。其於獻公時情事固不相類。舊說不足據也。

秦

車鄰

序說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朱子曰未見其爲秦仲之詩（集傳云秦君而未有明據）安成劉氏曰詩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秦仲既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爲諸侯之後今按此篇下與駟驖同次而其辭事又相類安成劉氏說得之詩有必待時世名氏而明者此類是也存其義俟後之君子

駟驖

序說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朱子集

傳亦未有明指。今按此篇所言。皆諸侯田獵之事。而又有創見誇美之意。其爲襄公始命時詩蓋可信。序說未可削也。詳見本傳。

小戎

序說。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朱子曰。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集傳。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云云。今按詩曰。在其板屋。板屋。西戎俗也。漢書

地理志可考序說得之朱子集傳襄公云云蓋已從序義辨說云時世未必然者乃復爲疑詞耳今從集傳爲正

蒹葭

序說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朱子曰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必不然矣今按此篇蓋美國人好賢之詩詩曰所謂伊人謂賢者也此固不必求其人以實之至篇中未有刺其君意朱子辨說是也二章曰蒹葭淒淒淒淒亦作萋萋故本傳云盛貌

終南

序說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朱子集傳亦云秦君而未有明指今按此篇亦有創見誇美之意其爲襄公始封諸侯時詩蓋可信序說未可削也惟所謂戒勸者則衍義耳或疑史記周賜襄公岐豐之地至文公始逐戎居之詩言至終南恐非襄公之時然襄公嘗以兵伐戎至岐矣安必其不至南山乎

晨風

序說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朱子曰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今按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婦人怨其夫之辭若謂臣子怨君則失之懟而非體矣朱子辨說得之但詩言忘我實多有責其夫棄已之意朱子集傳義未及此故今僭補之

無衣

序說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今按篇中未有刺其君之意故朱子辨說曰序

與詩情不協。今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

此篇諸家異議頗紛。穎濱蘇氏。及李氏迂仲。黃氏實夫。拉云陳古刺今之作。與小序毛鄭氏皆解不同。仁山金氏又謂秦莊公時詩。蓋周宣王命莊公伐西戎從征者告語之辭如此。愚按諸家皆泥詩中王于興師一語。遂疑周之世。列國無有奉王命興師者。故蘇氏李氏黃氏易序義作陳古刺今。而仁山金氏又改朱子傳說。云莊公時詩。不知篇中此語。蓋亦假設之言。非必當時實有是事也。此篇既與小戎黃鳥之

後固不得復爲莊公時誅。莊公在襄公穆公前。又其言曰。與子同袍。與子同澤。與子同裳。祇是同輩親愛之語。小序毛鄭氏及諸家作代君謂民之辭。亦近褻而非其體。其說不足採也。

渭陽

序說。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大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朱子集傳。晉公子重耳出亡在外。

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今按此篇序說云康公即位作是詩朱子傳解又云爲太子時作此詩今從朱子詳見本傳

權輿

序說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朱子集傳亦云秦君而未有明指今按此篇上爲渭陽又繫秦風之末序說不可易也考春秋傳史記秦穆公舉顯百里奚孟明諸人可謂能用賢矣及康公即位猶承先公舊業其後禮意寖衰故詩人刺之如此若康公

以役終春秋之世自共迄悼凡六君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未聞賢明好士者恐未必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人如詩所云也故此篇傳解當從舊說爲正云

陳

宛丘

序說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朱子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集傳國人見此人常游蕩於宛丘之上故序其事以刺之今按陳風首宛丘東門之枌所以著陳俗也此篇當

從朱子傳解詩見本傳。

或疑詩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望。瞻望也。篇中所刺蓋非閭巷細民之事。其刺在位之詩與。愚按此說得之。毛傳亦曰。子大夫也。蓋閭巷細民固不宜以瞻望爲言。然如序說云刺幽公。而以國君之尊。出門游蕩如此。乃仍謂之有情望曰抑揚其辭。然已非常矣。故云刺在位義爲近之。夫一國之人。貴者且然。賤者可知。此所以著陳之風俗也。

東門之枌

序說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今按此篇序說蓋承前篇之誤，故有幽公云云，然非詩意也。故朱子創之，餘與朱子傳解略同，今詳本傳。

衡門

序說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朱子曰：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今按此篇朱子傳解明白清切。小序毛鄭氏舊說失之鑿矣，不可從

也。毛鄭氏舊解云賢者不以衡門淺陋不遊息于其下。喻人君不可以國小不興治致政化。說極牽強無理不可從。

東門之池

序說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朱子曰。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今按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歌。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彼美淑姬。可與晤言。此爲淫奔之女明矣。其曰淑者。亦其人自相愛美之辭爾。小序泥此而生曲說。謬也。

東門之楊

序說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朱子集傳蓋寡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與今按時齊俗已不親迎若陳亦罔猶守古禮豈有親迎而女不至者又其詩曰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寡未見親迎之意序說無理不足據也今從朱子傳解

詩二章曰明星晢晢（註疏本從晢陸云之世反）按陸氏釋文小雅庭燎篇庭燎晣晣云晣又作晢並之世反朱子集傳音義同（集傳晢晣並音制）故本傳用朱子庭燎篇集傳義

墓門

序說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今按此篇小序大旨明白淸切。唯所謂無良師傅者衍義耳。詩曰夫也不良謂陳佗也。毛鄭氏舊所指師傅非。朱子傳解併刪其說。集傳云所謂不良之人不知何所指。今恐詩義不明。故復斷從之。詳見本傳。此篇所謂夫者。若不知何人。云無良者。又不知何事。詩意既落空無著。併前後篇聖人編次陳風之義。亦不可解矣。故曰詩義不明。

防有鵲巢

序說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朱子集傳此

男女有私而憂或聞之之辭今按詩人以美人比君衛風簡兮篇有之序說毛鄭氏舊解似屬可通鄭氏箋解寓中子美謂宜公。華谷嚴氏又謂憂讒賊者詩人為賢者憂之子美蓋指賢者說亦近理然以前後篇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澤陂諸詩比之而斷以陳風編次之義則當以朱子傳解為正說詳詩序問及補言

月出

序說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朱子集傳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今按此篇序說作刺詩義已

見前總辨。

澤陂

序說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朱子集傳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今按此篇未有刺意序說靈公君臣云云皆衍義耳朱子傳解明白消切詳見本傳

檜

隰有萇楚

序說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朱

子集傳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小序曲說其無理也

匪風

序說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朱子曰詩言周道蓋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倭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集傳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今按小序誤解詩中周道字義朱子辨之詳矣但此詩旣爲檜人所作必以其國小將亡而因念周室之衰如此詩所謂中心怛兮中心弔兮者蓋不止

歎周室亦所以傷檜也朱子傳解未及故復採序意補之。

曹

蜉蝣

序說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鄭氏箋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徒整飾衣裳不知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令

按此為詩意猶檜風羔裘也序說及鄭氏箋義明白可從但所謂昭公者未有考姑存其說可耳又篇中亦未

見刺小人意詳見本傳朱子集傳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也且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今從朱子集傳後說

詩三章曰麻衣如雪鄭氏箋云麻衣深衣也考孔氏

正義及禮記疏鄭氏說亦可依據故竝從之

候人

序說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好近小人焉朱子曰此

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

以爲共公未知然否今按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左

氏春秋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

詩者三百人據此則序說亦可存

鳲鳩

序說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朱子曰此美詩非刺詩今按此篇序說亦作陳古刺今之詩辨已見前但篇末二章以正四國正國人為言亦美在位之辭序說有可節取者朱子傳解未及故今補之

下泉

序說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朱子曰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

爲共公孫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集傳王室

陵夷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苞稂見傷爲比今按序

說疾共公云云衍義可刪朱子云天下大勢者即王室

陵夷小國困弊之謂也解見本傳

豳

朱子集傳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

宰攝政今按蔡氏尚書註蔡仲之命篇載吳氏說云周

公攝政在成王諒陰時非以幼沖而攝其攝也不過位

冢宰之位而已非謂攝天子位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還政之事。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所從始，如殷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也。按吳氏此條說最爲詳盡。蓋秦漢以來諸儒說成王周公事，惟誤解尚書洛誥首朕復子明辟及末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之文，遂有七年致政成王之說。蔡氏尚書註辨之已明。又四書金縢洛誥立政及周頌閔予小子訪落等篇，成王自稱小子、沖子。而管叔周公咸稱王孺子，故有成王年幼不能踐阼之說。今考金縢稱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周公避位居東二

年成王得金縢之書泣曰其勿穆卜云云夫見金縢之書即悟周公之德則成王非幼弱不能涖阼明矣其自稱曰小子冲子者自謙之辭管叔周公皆成王季父古人言質故咸謂王孺子非以其年幼也朱子集傳云云蓋亦仍用先儒沿襲之義而未改正今當據尚書詁吳氏說更定之

七月

序說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箋周公遭變者謂管蔡流言避

居東都朱子曰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所作考詩陳后稷公劉之化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今按大雅文王生民公劉等篇皆周公召公陳先王先公之德以戒成王然皆列於雅而七月一篇獨列於風又冠鴟鴞以下諸篇之前春秋傳季札觀樂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凡豳風諸詩皆作於周公居東及東征時而七月一篇爲周公遭變而作其義甚明小序及鄭氏箋說未可易也篇中雖未見居東意然周公作詩時方陳后稷公劉之化豈得復自言遭變事乎董氏云

云猶未盡篇義故復採舊說補之

鴟鴞

朱子集傳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誅之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今按尚書金縢篇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蔡氏注云辟讀爲避居東居國之東孔氏以居東爲東征者非孔氏安國尚書傳以居東爲東征因解弗辟之辟爲致辟管蔡誅殺之也孔氏此條

實無義理。蔡氏註說是也。讀者詳之。朱子與蔡氏書亦曰。不當從孔氏說

詳見下文今詩傳云云。或謂未及追改。理或然也。今宜正之

又按尚書蔡氏註云。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

變。既迎公以歸。三叔懼流言。遂脅武庚以叛。成

王命周公征之。愚考管叔武庚之亂。雖在迎歸周公

後。然當周公作鴟鴞詩以前。避位居東二年時。蓋其

叛迹已露矣。成王因是知流言之興。寔由管叔。故金

縢曰。罪人斯得。鴟鴞篇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周

公作詩語意。已明指管叔武庚同惡相濟。將與爲亂

之事言矣但其時叛迹雖彰而道師未覺成王尚未深信故周公作此詩曉之近世學者因蔡氏尚書未辨明此義遂誤解鴟鴞篇語爲武庚亂後之作微復從孔氏尚書傳說蔣氏仁叔輩說如此不知朱子及蔡氏辨論正當義理明曉無復可疑朱子與蔡氏書曰三叔閒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征之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蔡氏註說大意略同又如孔氏說居東果是東征復以罪人斯得爲武庚已誅則王室之亂平矣周公又何必作此詩而有取子毀室之云爾哉後儒紛紛異義不特

當時情事未協亦於本篇詩意殊不合耳

東山

序說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以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朱子曰此周公勞歸士之辭非大夫美之而作也今按此篇朱子辨說善矣解見本傳

破斧

序說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朱子曰此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以爲管蔡商奄尤無理集傳從軍之士以

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今按小序詩說朱子辨論已明但四國云管蔡商奄者乃毛氏傳解序未有明說也又此篇次東山之後或後人編第如此嘗日軍士賦詩恐非一時酬對之作朱子集傳云云誠未可泥也

伐柯

序說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鄭氏箋成王既得風雷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朱子辨

說見下。集傳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辭也。今按此篇說並見下篇。

九罭

序說同上篇。朱子曰。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辭。序說皆非。集傳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云云。今按前篇及此。朱子但云序說皆非。而未詳其辨。後儒或復申序義及毛鄭氏舊解。鄭氏仲與說如此。考金縢成王因風雷之變。啟書而泣曰。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

亦宜之。是成王當日已悟流言之非。而欲以禮迎公矣。斯時朝廷豈敢有悖天子命。篤於逆惡。焉管蔡之言。而疑於迎公之禮者哉。小序及鄭氏箋說。甚無理也。學者不察而欲從之。惑矣。

狼跋

詩曰。公孫碩膚。孫。如春秋公孫于齊之孫。猶言遜讓而去也。指避位居東言。按此則蔡氏尚書註說益明。

詩纘卷之十六終